文谷集 十二

頒教文
冊文
傳旨
表箋
上梁文
序
記
題跋
雜著

文谷集卷之二十五目録

[seal]

文谷集卷之二十五

頌教文 五首

上候平復後頌教文

王若曰寡人不幸有疾久閲藥石之功皇天降福無疆遄見湯沐之效茲當百僚之稱慶誕敷十行而頌恩顧予榮衛之多愆最苦目視之受病粤自庚子以後殆無一日之蘇安至於乙丙之間未免萬幾之曠廢砭焫刀圭之雜施縱彈醫治之方風寒鬱熱之相乘漸就沈痼之域竟夕不寐奚但貽 慈聖之憂遭時孔艱無以慰臣庶之望故靡所不用其極則何敢

自愛予身茲焉祓除於溫泉非爲比觀於　聖祖予
豈樂此詢謀盖至於再三神其相之收效或冀於萬
一居然靈液之纔試已覺翌日之乃瘳百沴自消無
煩苦口之劑雙瞳增曜詎須刮膜之篦斯莫非　宗
社之洪庥夫孰曰山川之奇應鑾輿初返見父老之
欣欣講席重開對方冊而了了雖歡忭舉切於率土
而戒愼未弛於一心臨賀須刻於明廷有愧素志致虔
告於　淸廟强循羣情於戲湯盤日新之銘是固予
之所勉周雅川至之頌宜與衆而同休

王世子册禮後頒敎文

王若曰得一人之元良斯爲國本正貳極之位號聿繫民心肆當入域之同歡庸敷十行而誕告惟邦家儲嗣之早定卽帝王纂承之遠圖故審諭之方周禮攸重而豫建之計漢史有稱言念寡昧之身忝守艱大之業承　寧考燕翼之訓貽厥孫謀荷皇穹默佑之仁錫以祚胤咨予元子生有令姿岐嶷天成自知孝友之道溫文日就無煩保傅之功學已通於孝經動必遵乎禮節責重主鬯藉甚仁聲之夙彰年纔勝衣儼然德器之可愛旣臣庶之願戴宜典冊之亟崇爰昇繼體之尊以副延頸之望謳歌有屬允協星重

輝之祥付託無憂喜見日三朝之禮玆誠 宗社之
大慶奚但父子之私情三代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萬
世無疆之福其始自今裕後光前咸仰离明之繼照
舉斯加彼寧靳解澤之旁流於戲丕顯丕承敢忘忝
祖之戒並生並育庶推及幼之慈

慈候平復後頒教文

王若曰慈極有不安節方切侍藥之憂皇穹降無疆
休遄膺復膺之慶肆頒渙汗之號庸示欣抃之懷言
念寡躬之承基寔賴 聖母之垂訓隆至養於一國
詎報劬勞之恩展深愛於三朝獲承怡愉之樂不料

疢疾之猝欲至涉旬日而彌留焦憂在心行不暇於
正履瞑眩苦口藥徒勤於先嘗何幸鍼砭之收功旋
見玉體之底豫顧誠孝之淺薄敢曰有格于神荷
祖宗之降監終致乃瘳之喜如南山之壽可占遐
筭之靈長抗 東朝之尊益迓景福之滋至奚止宮
闈之騰賀實關朝野之均歡祇告 宗祊禮卽循故
誕諭臣庶嘉與維新於戲教愛因親庶彰老老之化
推恩及物咸囿生生之仁

王世子嬪嘉禮後頒教文

王若曰元良一國之本久喜儲位之正名大昏萬世

之基肇見縟禮之吁吉肆頒渙汗之誥庸布欣慶之懷念予冢嗣之賢夙膺七鬯之重顧爲有室固是父母之常情在齊其家必須窈窕之嘉耦王世子嬪金氏天賦令質家傳義方柔則芳猷宜配德於貳極和聲法相已騰譽於六宮禮隆端冕之迎儀備象服之命雞鳴問寢載覩夫婦之隨燕翼貽謀可占子姓之衍奚但予一人私喜嘉與爾萬民同歡於戲追關雎麟趾之休復何憂於付託錫洪範龜疇之福庶咸囿於生成

罪巳頒教文

王若曰咨爾中外大小臣民明聽予誥惟天生民樹之后辟盖欲其撫綏而字育之也民之榮悴休戚而辟不辟係焉其責顧不重歟予以凉德承　祖宗丕基託于臣庶之上今十有三載矣兢兢業業惟不克負荷是懼莅民罔敢不愼事天罔敢不欽亦罔敢淫于逸樂由其德不洽人治不識務因循荏苒自底于危亂之域愁興于下譴見于上庶徵失序陰陽乖和極備極無之災殆無虛歲至若日星風雷之變昆蟲草木之恠式月斯生有不可勝書天之所以儆予者亦勤矣予乃矇焉不能有所消弭越至于今天又降

此鞠凶往歲百穀不成前夏兩麥大無旣勦絕我元元之命仍之以十無一瘳之虐癘哀我域内之民塡于溝壑者幾人殣于道路者幾人積屍臭於都市村閭鞠爲蓬蒿災及牛畜疫斃殆盡環東土數千里之地索然無有生意兵燹之慘未足爲喩載籍所記亦罕其比嗚呼此何時耶彼蒼垂譴不于寡躬于彼無辜之萬姓爲民父母何以爲心思寒暑暴露之狀則寢不安席想飢餒顑頷之苦則食不下咽中心盡傷若已恫瘝亟欲請命于天而不可得則夙宵焦勞靡策不講予旣減廚膳矣予旣罷内醞矣予旣停節日

之獻矣乎既撤尚方之織矣廐馬既省其數矣衛士既汰其額矣諸司經用既縮其冗費矣百僚常俸既易以月廩矣以至　兩慈殿御供亦既已裁損矣苟有利於民乎豈敢一毫靳惜也顧緣公私赤立府庫如洗欲賑其飢則無粟可貸欲勸其耕則無種可助惟彼顚連困頓之餘幸而僅存者又將立視其就殲民既盡劉國將何依方今陽春布和萬品昭蘇句萌幽蟄之物咸有以自樂而彼吾赤子獨阽於危亡而莫之恤言念及此怛然疚懷噫民俗大壞倫彝滅絕毋而食子者有之妻而戕夫者有之草竊姦宄恣行

無忌斗粟而焚刼簞食而刃殺是皆飢寒所迫失其恒心使吾民至此者皆予之辜彼則何罪惟我 列聖以仁厚保邦以德教化民深恩至澤浹人肌骨及至于寡躬終使數百年休養生靈靡有孑遺則予小子曷敢曰無罪亦惟我 祖宗其肯曰予有後嗚呼國勢之杌隉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昧昧我思之召災速戾豈無其由蓋予長于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狃於積弊之餘不察賦役之繁重惠鮮雖勤而澤不下究政令徒煩而信不先孚以致兵愁民怨遠近騷然加以疾病沈綿志氣怠倦講學輟矣延訪踈矣

萬機以之曠滯羣情以之否隔無異乎天怒之孔赫
邦本之將蹶也罪誠在予尚復何言嗚呼繼自今轉
禍爲福固在予階亂趣亡亦在予予用惕然大警動
厥心反躬悔責痛革前愆以與臣民更始惟爾卿士
大夫毋謂予不足有爲其各一乃心力同寅協恭以
救寧于將來以迓續景命于將墜也遇非常之變必
有非常之舉肆推曠蕩之典仍霈在宥之澤自庚戌
以前各年諸般身役未收及辛亥逃故徵布并許蠲
免辛亥以前諸色軍兵闕額限三年姑停充補丙午
以前各據官糶逋欠一併蕩滌自本月十六日昧爽

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魘魅蠱毒綱常贓汚强竊盜外雜犯死罪徒流定配充軍已至配所未至配所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幷宥除之全家徙邊爲奴定屬常赦所不原之類亦爲議處凡譴罷廢錮之人幷皆滌瑕礫垢偕之大道至於朝士之積年淹滯者亦令銓曹隨才調敘俾無沈欝之嘆

嗚呼惟治亂在人才有國所需莫急於斯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况以擧國之大豈曰無人特患求之不誠耳其令諸道方伯勿循常格廣搜幽隱或以行誼或

以才局或以勇力雖一善一藝擧以薦聞予將甄拔
而試用焉芻蕘必擇聖人猶然矧伊寡昧敢忽于玆
前後求言之旨非不勤矣含默成風讜論不聞是由
予聽納之無實也予甚恧焉其令諸中外在位之臣
以曁草野韋布之士上自寡躬闕失下至朝政得失
生民利病直陳無隱予將翕受而敷施焉古有一婦
含寃尙致三年之旱今玆疏釋罪囚之外亦豈無受
屈抱枉以干天和者乎其令諸道官吏體予欽恤另
加明愼所在見囚亟行處決以絶瘐死之患或有罪
係重犯而情有可疑者勿論久近審覆上稟予將憑

讞而平反焉承流宣化在於監司分憂共理在於守令其各殫乃職責務以活一良袪一弊爲心毋負予委任策勵之重予將考績而黜陟焉於戲天運無往不復庶見否極而泰來人心有感則通尚冀上行而下效

冊文三首

中宮冊封玉冊文

王若曰予惟羲易之著坤象用配乾元周詩之首關雎寔基風化所以帝王之致治必由夫婦而造端念予冲人幸有良佐咨爾王妃金氏祥徵沙麓慶毓名

門淑愼柔嘉之儀動合女則幽閒貞靜之德亶自天
成久相寡躬於儲闈允協　寧考之睿簡逮中壺之
正位愈殫裨贊之誠侍　東朝以承顔克諧怡愉之
樂顧玆册號之典盍待卽吉之期三年旣終曷任繼
序之感萬福攸始宜膺儷極之尊玆遣臣議政府領
議政鄭太和刑曹判書趙啓遠持節備禮授以玉册
寶章於戲惟孝謹以奉　宗祧惟禮法以率嬪御雞
鳴戒毋替敬畏之一心麟趾衍休永綿本支於百
世祗服寵命丕闡徽音

王世子册封竹册文

王若曰予惟立儲樹嫡所以承宗祧定位正名所以
繫民望玆誠歷代之攸重豈以冲年而或稽庸率舊
章式揚徽典咨爾元子生知孝敬資挺聰明動容周
旋之間自然中節端凝岐嶷之表儼若成人學業已
臻於離經德器無待於就傅周家豫教必先蒙養之
方漢廷備儀寧緩豫建之計旣仁聞之夙播宜册號
之早膺肆循羣情爰正貳極玆命爾爲王世子云云
於戲棄爾幼志欽予訓辭仁義禮智之常寔本天性
堯舜禹湯之道不外人倫惟誠身莫如親賢惟明理
莫如講學毋或玩好是事毋或耽樂是從日就月將

念典終始夙興夜寐戒存怠荒敬守道心庶無忝於我　祖自貽哲命罔不在於厥初

莊烈王后諡册文

慟六引之有期罙增攀慕節壹惠以爲諡粗效揄揚聿循彝章祗薦寶册恭惟　慈懿恭愼徽獻康仁大王大妃道侔坤順德禀天和毓祉名門允協沙麓之慶媲體　聖祖早膺渭涘之迎逮下推樛木之恩居尊得黃裳之吉陰教旣宣於中壼慈化益彰於東朝惟　寧廟之篤孝思揭春暉而建殿若　顯考之繼先志奉暮景之含飴嬪御絕浸潤之言宮闈洽融洩

之樂顧眇末之忝位粤在冲齡荷提撕之多方式至
今日旻天降割自傷孤露之無依晨夕承歡尚幸瞻
仰之有所當疾憂而保護是賴遇災咎則警誨惟勤
不煩宣仁之垂簾擁佑之功茂著同符明德之服練
節儉之風丕行戒外親而杜蹊徑之私發內藏以濟
溝壑之急漢家盛典莫尚長樂之隆周室徽音咸頌
太任之聖享一國之尊養毋儀踰五十年歷　四朝
而康寧臣庶祝萬千歲花甲載回於遐筭玉巵纔稱
於壽筵豈意美疢之彌留奄見　仙馭之上陟微誠
徒切愧當禱之無徵至恩未酬懷顧復而奚及惟玆

易名而紀行所以展哀而崇終固知塞淵之芳猷難容擬議苟非表揭於顯號曷備情文履正志和著齊莊之遺範秉德尊業闡功烈之休光謹遣臣某官某奉册寶上 尊號曰貞肅溫惠 尊謚曰莊烈仰冀
明靈俯諒忱悃託諸琬琰並塗華而昭垂佑我子孫俾本支而昌熾

教命文一首

王世子嬪教命文

王若曰自昔有國家必豫樹冢儲以固國本亦惟博求淑哲定祥建配以啓纘女之業人倫攸始王化攸

基茲惟艱哉肆予承 寧王休命奉若謨訓考愼令
典以祈協于神民粤予元嗣聰明岐嶷夙膺主鬯之
重名號繫于百姓宜采嘉耦以儷厥美以覲厥刑咨
爾金氏德性稟乎天和柔則著於冲年自乃祖世種
德教成于家澤流于後昆寔毓碩媛以應我寤寐求
爰茲歷選惟簡在予心乃相言容宮闈胥慶乃稽于
卜龜筮協從乃詢于外朝卿士僉同徽章所加禮實
寘之茲遣正使靑平尉沈益顯副使吏曹判書金壽
恒持節備禮冊爾爲王世子嬪予聞陽德非陰功莫
宣男教非婦順不章稱是象服罔不在爾承我 宗

享輔我元良在孝敬在和順爾忱念茲毋以侈滅義毋以逸敗禮惟勤惟儉終始惟一罔俾俔天之妹專美有周於戲思齊思媚播無窮之聞惟爾賢本支百世俾我邦家無斁惟爾休敬哉夙夜毋忝予訓辭

傳旨一首

求言傳旨

王若曰嗟爾大小臣庶明聽予誥眇予不穀奉 先
王明訓嗣無疆大曆服夙夜懍懍惟不克負荷是懼罔敢怠傲蘄免獲戾于上下粤茲十年有餘矣然而
天之警予怒予愈久而不已凡咎徵之彰示於前後

者無非失度而乖常式至于今歲値大無四境之民將胥塡于溝壑于心畫傷若恫瘝厥躬乃者季春之月大雪暴集自曉而崇朝測可以盈尺其揮霍凝結視冬令殆甚仍之以風饕日曀寒氣栗烈夫春爲載陽之節雪乃積陰之成卽令句者畢達萌者盡出天地生育之心坱圠而充盈陰沴之氣胡然而相干使昭蘇之陽德反爲其陵抑耶予惟怵然以駭竦然以懼慄慄焉若負重戾誠無面乎臨下也嗚呼惟天降災祥在善不善予之所以致此其有由矣氣質之局而有未化也見識之偏而有未逮也喜怒之暴發而

不中也志慮之頹弛而不振也講學雖勤而無體驗
之實也求治雖切而昧施措之宜也玆予之病予皆
自知予所不知又豈止此至於刑賞之舛是非之混
言路之壅閼綱紀之紊亂何莫非上咈于天心宜天
之警予怒予而不已也予惟不愼其德自速厥辜于
天天惟不斷棄予荐示之警匪曰疾怒寔罔非仁愛
予庶幾尚賴匡救之力痛革前愆救寧于將來惟爾
在廷臣隣以暨草野士庶毋謂予不足與有爲凡予
之闕失政之疵纇直斥竭論無或避忌言可底行予
敢不樂取其或不良于言亦不汝罪嗚呼上下不相

交修亦罔與成厥功勗哉羣工其各恪恭官次一乃心力毋俾庶績而有曠期致轉災而爲祥咨爾政府體予至意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表箋三首

擬伏羲羣臣賀鍊石補天表 課作

無爲而化矣已看玄澤之旁流不足者補之咸仰蒼穹之再造他山之石此日惟天欽惟緒承風羲德協坤象運萬化於一氣陶鑄範圍叅三才於兩儀裁成輔相頊緑康回之憑怒遽致上淸之有虧不周山頹階已斷於九萬崑崙柱折軸無賴於三千日車東來

幾恐黃道之側星躔西就奄見珠籞之移非復倚盖
之形奈無補綻之術幸睿智之發衷代化工而運機
蔪蔪雲根隨百鍊而巧幻蒼蒼天色添五采而轉新
神功接混茫實同巍巍乎大人力奪造化更覺昭昭
之多方知良石之眞精能續乾絡之元氣大人造也
萬物覆焉彌高彌堅寧患靈液之漏不崩不震始覩
圓體之全粤自盤古以來無如我后之績別五木於
鑽火遠闡燧人代六書於結繩近見太昊兹雖澤施
之普曷比天成之功伏念幸際聖朝親逢盛事欣欣
然有喜配天之祝徒勤蕩蕩乎難名側管之窺是愧

王世子誕生百官陳賀箋

鴻基綿曆方撫泰運之亨燕禖呈祥允協震索之吉宗祊永固朝野均歡恭惟 主上殿下止孝止慈善繼善述承 列聖積累之德貽厥孫謀荷皇天眷佑之仁錫以胤嗣豈但一人之慶兹實萬世惟休葉奕根盤益衍昌熾之福星輝海潤咸須岐嶷之姿凡在稟氣而含生孰不鼓舞而抃躍伏念臣等躬逢嘉會跡忝賀班詠瓜瓞之詩竊效周雅祝松柏之壽倍殫嵩呼

卿宰侍從諸臣推 恩父母謝 恩箋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
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
臣金壽恒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同知
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臣朴長遠嘉善大夫行承
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
館直提學尚瑞院正臣吳挺緯嘉善大夫戶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尹鑴嘉善
大夫行楊州牧使楊州鎭兵馬僉節制使臣沈之溟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吳斗寅折衝將軍行義興衛

副司果臣尹塏折衝將軍行義興衛副司果臣崔逸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臣沈攸通訓大夫行世
子侍講院輔德臣李䌷通訓大夫行禮曹正郎臣洪
受河通訓大夫行京畿都事臣尹摺禦侮將軍行虎
賁衛副司猛臣趙師錫等於某年某月某日以吏曹
書啓 特命文臣堂上以上及侍從人員父母年七
十以上或加資或賜衣資食物者臣等猥以無似幸
忝卿宰法從之列至蒙 聖慈恩及父母臣等不勝
兢惶感激謹奉箋稱謝者臣壽恒等誠惶誠恐稽首
稽首上言伏以孝慶移忠每慚名位之虛竊大仁深

錫類猥蒙 寵渥之均霑曠世榮光盈襟感淚伏念
臣等共際 昭代各有老親志在顯揚幸遂立 朝
之願年當喜懼倍切愛日之情波及寔賴於 君餘
祿養已足於私分何圖優老之盛典特出 體下之
淵衷不待孫遜之自求爵陞右秩無煩子路之遠負
米分太倉布帛便蕃載回陽春之煖金紫煥赫足爲
暮景之榮事絕前聞 恩踰常格奚止閭門之誇耀
實聳舉國之瞻聆茲盖伏遇 主上殿下行冠百王
化被八域遵先王之尚齒老老及人奉 慈極而孝
顏融融其樂不謂臣等之無似亦推 宸眷於所生

臣等敢不銘鏤在心隕結圖報長與父母祝 聖壽
於岡陵爰及子孫殫臣節於 王室臣等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聞

上梁文 八首

永寧殿修改上梁文

伏以禮稱遠廟祧遷之義可徵詩頌閟宮曼碩之功
寔著誠以報本追遠聖人之所必欽修舊增新王政
之所先務維今斯舉于古有光洪惟 國家之郅隆
肇建 宗祏而致享粤自 穆祖以下追王先公乃
於 太廟之西繼創別殿始遵宋朝之制列 四親

於同堂終做周家之覩藏　羣主於夾室情文無憾
於大備名義允協於永寧　聖繼　神承上奉苾芬
而勿替時移世變中經兵燹而復完第緣代序之迭
遷未免　神御之相偪裳衣宗器有妨陳設之儀下
管升歌奈欠周旋之地雖時勢有未遑者固人心所
共歎然惟我　主上殿下慕切羹墻業纘堂構左昭
右穆恒致如在之誠尊　祖敬　宗恐忝似續之責
肆用不寧於啓處爰命有司而經營待吉年而興工
可見叶卜募游手而趨役寧患病民前後重修適當
周甲之會方位克正載仍負丑之基居然寢成孔安

允矣棟隆之吉重檐復屋視舊制而稍恢梴桷旅楹
體　遺訓而無侈時薦籩豆庶慰陟降之　靈月出
衮冠永有依歸之所敢效張老之善頌式贊奚斯之
訖功
兒郎偉抛梁東駱岫春晴曉旭紅長有百靈扶繡戶
萬年佳氣鎮葱葱
兒郎偉抛梁西禁林霜露夜凄凄祠官攝事趨唐麓
鐘磬聲和佾舞齊
兒郎偉抛梁南殿角薰風萬樹含布得淸陰分八域
當年遺化至今覃

兒郎偉抛梁北衆星錯落環辰極儼然南面黼扆尊
廟貌千秋瞻翼翼
兒郎偉抛梁上祥雲縹緲迷仙仗　眞遊莫道帝鄉
遙對越誠深神克享
兒郎偉抛梁下九陌浮烟籠萬瓦物阜民安　聖澤
餘歡聲喜氣均朝野
伏願上梁之後邦運靈長天休滋至　孝孫有慶介
眉壽於萬年　前王不忘綿血食於百世

集祥殿上梁文

伏以德有光於翼子咸仰　母儀之尊臨孝莫大於

寧親聿覩殿宇之攺建嘉名再揭喜氣方騰恭惟
王大妃殿下塞淵秉心端一成性風行南國夙嗣大
姒之徽音位正東朝益著宣仁之盛烈六宮化服練
之德十載享含飴之歡第緣災咎之非常以致　寢
御之靡定顧權移之日久詎稱崇奉之誠而凶歉之
歲仍未遑繕修之役在事體亦云太簡惟　聖心曷
嘗少安睠玆舊址之重營出自　睿謨之獨斷儉約
克遵乎　慈訓意在苟完經始無煩於庶民務祛浮
費撤彼移此符集祥集禧之稱因故易新倣長信長
樂之制役不傷財而靈功告訖堂以爲殿而美號如

初星揆方中允協時日之吉地連 大內為取溫凊之便始毀終成可謂事半功倍暫勞永逸豈曰時紬舉嬴奚但一人之解憂實關舉國之同慶恭陳善頌助舉脩梁

兒郎偉抛梁東春滿龍樓日上東共說 慈恩覃八域女中堯舜復吾東

兒郎偉抛梁西烟樹葱龍禁苑西自是承歡無晝夜軒楹不隔殿東西

兒郎偉抛梁南壽曜增明紫極南萬歲三呼齊獻祝即看嵩岳是終南

兒郎偉抛梁北羣山環擁層城北春暉永處樂融融
看取靈萱長樹北
兒郎偉抛梁上五雲垂彩觚稜上麻姑金母迭稱觴
又報蟠桃開海上
兒郎偉抛梁下孝竹交陰瑶砌下至德居然化萬民
從知草偃仁風下
伏願上梁之後諸福畢臻百沴自辟奉晨昏於咫尺
恒瞻不違之顔順陰陽而節宣永蠲無妄之疾爰居
爰處備物之養彌隆止孝止慈錫類之仁不匱本支
百世壽考萬年

鳳岑書院上梁文

居是邦事其賢者示篤沒世之思因故廟易而新之聿循多士之議衿紳騰賀輪奐增輝竊覸臨湍之隩區久襲君子之遺化闢邪衛道晦翁獨倡於前宏學純忠牧老大鳴於後功存泮水之樂育文起左海之衰微至若金慕齋思齋正類程伯子叔子行藏言論卓爲巳卯之完人學問淵源直接寒暄之正脉由麗朝而至 昭代數百年來以一鄉而有四賢前後輩出雖典刑之巳遠尚軌躅之可尋宰樹荒原巍然繫牲之石寒林斜日宛爾賦鵩之墟依俙杖屨之遊某

丘某水窨邇衣冠之葬難弟難兄肆建合饗之祠庸
作瞻依之地人皆觀感不翅門弟子親炙之時德爲
宗師豈但鄉先生可祭於社第緣土功之不固未免
榱棟之易傾上雨旁風曷稱妥靈之所東膠西序無
復庇士之歡惟斯文所賴以存則此宇不修且壞神
若有相自致工集而士趨役不煩公寧論擧贏而時
絀亞規模於新構爰倣白鹿之重修仍面勢於舊基
不用靑烏之攷卜釋經敦事果不日而成之崇德尚
賢有流風之存者所以無廢後覯豈非將多前功廈
屋渠渠竹苞松茂扃除肅肅杏古槐新斯所謂地不

忍荒井不忍廢寔可見水若增廣山若增高將擧脩

梁式陳善頌

兒郎偉抛梁東疃疃初日照窻東偏荒變作文明地

却喜如今道在東

兒郎偉抛梁西微茫烟樹水村西沙頭多少迷津客

怕見前山日易西

兒郎偉抛梁南一條官路走東南從知大道眞如此

聖訓千秋卽指南

兒郎偉抛梁北羣山疊翠來從北巖巖氣象邈難攀

瞻仰長如斗在北

兒郎偉抛梁上飛甍突兀浮雲上治平灑掃本同功
下學由來可達上
兒郎偉抛梁下澄波袞袞環階下高名江漢與同流
緬挹遺風百世下
伏願上梁之後文教丕振賢才蔚興金火遞遷奉俎
豆而罔缺圖書具在仰型範而克遵方領圓冠一變
鄒魯之俗升堂入室終作邦國之楨用彰 聖朝作
成之休不負先正訓廸之意

華巷書院重建上梁文

伏以龍巖西畔虎溪東頭山川毓靈儲得清淑之氣

桑梓起敬蔚有禮義之風士多安定之門人與刑非
遠良習呂氏之鄉約善政猶存於焉建祠以揭虔所
以象賢而崇德籩豆有楚瞻享祀而不愆棟宇將傾
喜增修之罔倦何止吾黨之頌賀實關斯文之廢興
恭惟栗谷先生王佐全才道統正脉明體適用洞見
一理之所原立言著書大闡諸儒之未發發於云爲
者莫非程朱準則措諸事業則必欲堯舜君民曾煩
武城之割雞暫試文翁之化蜀經綸之手可見其一
端絃誦之聲相聞於四境曠百世而猶感矧忘至澤
之浹肌專一州而不咸尚恨當時之屈跡顧茲上黨

之舊邑最多前輩之遺蹤中間六七人相繼而作上下數百載莫盛於斯緬惟牧老之流遷實在麗季之衰亂高文大節久播父老之流傳古木荒墟尚入行旅之指點逮　昭代文教之隆洽有徵君行誼之著聞遯于丘園辭爵祿而長徃表厥宅里樹風聲於後來粤若冲菴之挺生正當　中廟之更化窮理修身之學動法聖賢愛　君憂國之誠可質神鬼頼有一二同志期回三五至治江叟之懿德淸名模範濁俗松翁之直氣勁操激揚頹波人皆想望其風佇見丕變之效道之將廢也命終罹罔極之讒淵源浸灌於

圭菴表裏純粹而玉崻芳蘭萎折誰測浩天之心宿
草凄凉空霑志士之淚何吾道之屢厄事若同符幸
公論之復行人無異說至如泉谷之殉節可與日月
而爭光君臣父子之間判輕重於恩義板蕩死生之
際審取舍於熊魚玆諸賢成就雖殊在後學觀感則
一衣冠之藏在是可謂未施而哀杖屨之跡依然寧
無所過者化肆創合享之廟式循僉同之謀背陽向
陰形勢表正大之體同堂異置道德示高下之差既
正南面之居尊復有西溪之配食沈潛義象最有自
得之功矜式鄉人豈非可祭於社徵先進覺其未覺

則偏方斯焉取斯斯天啓堂壇爰倣白鹿之規制地號
華巷聿遵紫陽之訓辭第緣經始之年深未免隳剝
之日甚墉圮瓦腐每歎將事之儀風震雨凌殊非妥
靈之所誠宜有舉而無廢莫若因故而易新捐財帛
而鳩材遠邇協力募匠石以授矩奔走獻工複廟重
欄成之不日圓冠方領來者如雲觀瞻咸聳於歸依
犄㯷一變於輪奐墻高數仞詎容小人之窺莫置兩
楹眞同夫子之夢門前活水泝洄洙泗之一源屋上
高山依俙武夷之九曲恭申大厦之燕賀載贊脩梁
之翬飛

兒郎偉抛梁東箕山濃翠滴簾櫳尋花問柳渾閒事
一室圖書樂在中
兒郎偉抛梁西石橋明月下前溪秋空灝色清如水
認取先賢氣象齊
兒郎偉抛梁南嘉木風來爽氣含直使身心無點累
塵纓不用濯清潭
兒郎偉抛梁北天根月窟分明識潛陽已復地中雷
一理生生元不息
兒郎偉抛梁上青天白日人皆仰吾心本自配高明
浩氣從來在善養

兒郎偉拋梁下庭開門闢臨荒野升高莫厭自卑先須識治平本掃灑

伏願上梁之後眞儒代興絕學復續明誠兩進包費隱於中庸敬義夾持極工夫於上達先德行而後文藝貴王道而賤霸功尊主庇民爭追伊尹之志克己復禮不違顏氏之仁用彰 聖主作新之休無負往哲開來之意

坎亨窩上梁文

滋蘭九畹旣同屈子之卜居結茅數椽更追蘇老之築室苟完而已惟適之安主人黃閣虛名靑氊舊業

獨樂常慕涑水安有秀花竹之園重望素慚萊公還
無起樓臺之地忠言未效於補袞　恩譴幸荷於投
荒地維盡於雷陽到海十里秋風起於鄂渚去國三
年遭光孝寺僧之嗔差優文節之管道得王氏亭館
之勝敢比大愚之廬陵閒依農圃之隣甘與魍魅爲
伍味晦翁之格語便作久駐之基觀紹聖之禍機已
絕北歸之望玆就居停之旅次粗營息偃之小窩畚
土輸材寔賴人士之助測圭定位無煩龜筮之從雖
不及士龍之屋三間尚能立司馬之家四壁林疑僣
耳暗浮竹樹之烟墻似郴州斜侵薜荔之雨視身如

傳舍本無常居安心是吾鄉孰非眞宅自信行蟻之
隨磨肯嫌棲鷦之移枝菊虆松陰宛成柴桑渉園之
徑藤梢橘刺不讓浣花背郭之堂委禍福於大專寧
愁鵩入人去託生涯於殊俗可謂鵲巢鳩方無論冬
燠夏凉之宜足爲上雨旁風之庇不須仙山兜率方
脫塵緣何必綠野平泉始協幽趣聊題二字之扁盖
取重坎之爻習久自通博文之功可驗心亨必濟積
險之行何難用替盤盂之有銘庶幾屋漏之無愧戲
綴短詠助舉卑梁
兒郎偉拋梁東樹外華譙日上紅彖背無由獻　宸

極向陽徒自鑿微衷
兒郎偉拋梁西百尺虹橋偃石堤莫道朝宗滄海遠
寒潮一夕應諸溪
兒郎偉拋梁南月山蒼翠出雲嵐劍鋩肯遣愁腸割
簾戶偏宜爽氣含
兒郎偉拋梁北平蕪十里烟如織城邊驛路走長安
任見斜陽照歸翼
兒郎偉拋梁上北辰夜夜危樓望星宮不恨玉京遙
南極老人還可傍
兒郎偉拋梁下麥壠瓜疇連四野春夢時逢饁媼談

夜燈頻乞漁翁社
伏願上梁之後起居隨時髭髮勝昔舍如此達如此素位而行歌於斯聚於斯何陋之有覩沮洳爲樂國鰐海因山亦可遊屏煩惱於靈臺蠻烟瘴霧不爲病行吟無顔色之悴戰勝有道義之肥游羿彀之中一任西江波浪卧羲皇之上獨占北窻乾坤

思菴先生影堂上梁文

遵景行而嚮徃咸切慕賢之誠仰遺像之淸高可無揭虔之所林泉如舊棟宇維新恭惟思菴先生河嶽晶英乾坤正氣家傳詩禮克紹訥翁之楷模學究天

人早升潭老之堂室襟期有退陶之獨契瑩澈比清氷之一條修身則內直外方立　朝則先憂後樂濂洛人物開天詩調不愧皇華之評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允符　聖祖之獎官高爵尊依然韋布之生涯道大經綸本諸精一之心法頹波砥柱凜凜邪正之分晩節寒香綽綽進退之際聰言蒼玉之幽境絶勝綠野之名園鱣堂復開恒盈戶外之屨鷗社相狎重把渭濵之竿嗟聲欬之奄違溯典刑以寖遠弟子痛梁木之壞猿鶴怨蕙帳之空洞裏蓬科徒看下馬之壠溪邊草屋已廢拜鵂之墟獨賴緗素之傳神少慰羹

墻之在目商巖肖象曾發夢於明王淶水深衣尚起欽於薄俗雖有瞻依之幸奈久祇奉之儀寂寞門闌誰爲魏司徒之宅相荒凉廟院未託蘇相國之神棲苟不闕數仞之堂何所寓七分之貌經營式循於僉議遠邇樂聞而齊聲爭思出力僝功曲爲之地可見秉彛好德同出於天惟其安妥之是圖豈必輪奐之爲美珠庭日角益覺位置之尊嚴屋漏烟熏寧患繪采之黯昧讀其書論其世矧茲快覩乎眞容望之儼卽之溫悅若親炙於函丈衿紳無歎於展敬鄉里亦爲之改觀輒述兒郎之謠用相工師之役

兒郎偉抛梁東白雲山色翠浮空春來曲曲桃花水
一派仙源萬壑通
兒郎偉抛梁西滿山松檜月高低當時心事無人識
付與三更蜀魄啼
兒郎偉抛梁南水村漁市隱烟嵐依然杖屨曾遊地
勝跡猶傳野老談
兒郎偉抛梁北削立層巖蒼玉色一任狂瀾倒却迴
孤標萬古無傾側
兒郎偉抛梁上列宿昭回天宇曠正見箕星照此間
精光符彩森相向

兒郎偉抛梁下寉尊依舊清波瀉瑆琴獨夜過前溪
此意如今知者寡
伏願上梁之後榱題永固幀軸增輝雲烟護而鬼神
呵風雨除而蟲鼠去英姿爽氣歷千祀而如存盛德
清規儀四方而作則庶啓佑於後學俾追踵乎前修

选老菴上梁文

謝簪笏於百齡久存物外之約成茅棟於一日始定
林下之居信容膝之易安雖没齒而奚憾主人烟霞
有疾軒冕非心讀元亮去來之辭竊欣然慕誦仲長
樂志之論有味其言顧慚夙願之多乖未免虛名之

爲累位躋台鼎曾蔑效於涓埃身縻市朝尚馳神於山澤況險路之難盡而宦情之澌闌深覽向平損益之宜緬希疏廣止足之道求田問舍肯嫌豪士之譏漱石枕流實協幽人之趣循我初服卜玆莬裘地名洞陰疑聽葛仙之風珮山連華岳恍入希夷之雲臺誓將息影於斯終爲畢命之所嗟哉歸計之未決重以世故之相仍孔君北山之文屢移驛路坡翁南海之夢漫繞仇池屬鞮屨之初移幸蕙帳之孔邇可無數椽之庇遂失一壑之專幽境發山靈之秘慳荒墟得峒老之游釣宋玉江陵之宅何妨子山之誅茅麗

公鹿門之棲亦有浩然之繼蜀江山安有常主造物本無盡藏闢土披榛分面勢於考按鳩工伐木運意匠於經營昔之兎窟鹿塲今焉上棟下宇隱屏精舍非敢擬於紫陽香爐草堂庶不讓於白傅雖無平泉之花石窮極奇奢不比綠野之園林逼近闤闠豈曰地因人勝寔賴天與我時偃仰十畝之間桑者泄泄棲遲衡門之下泌之洋洋武陵桃花自隔尋眞之路淮南桂樹誰煩招隱之詞居處石徑松陰生涯壠薪井汲對白雲而自悅此樂何窮抱明月而長終永矢不告完矣美矣焉用輪奐之爲曠如奥如更覺游息

之適聊申歌頌助舉梁欐
兒郎偉抛梁東隔水山花相映紅別有詠歸沂上輿
閒將春服試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落木垂藤路欲迷中夜北辰偏入望
石樓高處倚雲梯
兒郎偉抛梁南鷹巖晴影蘸寒潭溪邊細草烟如織
牧笛農謳聽自諳
兒郎偉抛梁北雪裏羣峰增秀色時有山僧叩石扉
梅窻細討春消息
兒郎偉抛梁上朝暮雲烟紛萬狀從他衣狗變須臾

高視乾坤倚藜杖
兒郎偉抛梁下懸厓瀑水前溪瀉山空月白悄無人
臺上漁竿時獨把
伏願上梁之後階庭靜深几杖安穩鬼神撝呵而虎豹遠跡俗客屏絕而魚鳥親人心定理明研窮聖賢之學年豐道泰歌詠吾　君之恩便作地上之神仙永保壺中之日月

籠水亭上梁文

幽人得貞吉之廬既發秘於福地君子有游息之道更占勝於高亭林泉效奇猿鳥騰賀我伯氏谷雲先

生家庭舊學丘壑初心始馳聲於公車衆惜劉蕡之不第逮動色於府檄暫屈毛義之爲親低佪郡縣者幾年汩没泥塗之非樂嗟桑榆之易邁奄風樹之莫追山色秋光爭似官情歸興荷衣芰製厭作俗狀塵容況當世路之多艱益覺身名之難保潢潦滿徑焉能濡跡以行網羅彌天唯恐入林不密右軍誓墓將偏游於名山元亮歸田載欣瞻於衡宇睠言谷雲之別業久擅貊國之奥區土肥泉甘不讓李愿之盤谷山高洞邃堪比綺皓之商顔人傳董子之墟清寒之遺躅不泯地近文殊之寺眞樂之高風可尋肆捐三

徑之資遂營數畒之宅緣厓側足纔容抱犢之蹊把茅盖頭却勝祝雞之室便成龎公舉家之隱何待向平畢婚之期雖跬步之間莫非巖洞之勝而會心之處不必濠濮之遙惟其杖屨之盤旋可無亭榭之粧點居然一架水檻臨此百頃風潭匡廬之瀑十餘最特秀於漱玉武夷之川九曲宜晚對於隱屏輞水淪漣弄寒波於跂石濂溪淸紺挹眞源於濯纓獨取孤雲之舊詩爰揭籠水之新扁雷鳴雪濺任長喧於濤瀧地拆天分了不聞其消息七竅等混沌之未鑿兩角付蠻觸之相爭誰願尚寐無聰自無惡聲入耳巖

居川觀之在是臺識峰詣之免夫彈琴合泉復續醉
翁之操考槃在澗繭和碩人之歌玆當兒郎之舉梁
敢效張老之獻頌
兒郎偉抛梁東臥龍潭號古今同寒泉鳶罷吟梁甫
千載神交抱膝翁
兒郎偉抛梁西數村籬落傍雙溪仙源不許漁舟入
縱有桃花也自迷
兒郎偉抛梁南華山晴影半空衾三峰不待君王借
千日唯須睡味酣
兒郎偉抛梁北溪月山嵐上下色松徑閒依麋鹿眠

苔磯靜對儵魚樂

兒郎偉抛梁上超然眼界何昭曠白日青雲未覺遥

朱門廣廈無心往

兒郎偉抛梁下飛湍百道簷前瀉奔流日夜傍山門

屹立誰爲砥柱着

伏願上梁之後良安具曇身臥羲皇茂松淸泉潜老之山資不乏落花蒼蘚鶴林之春日偏長攜冠童六七人體認沂雩之風詠撫銅狄五百歲笑看桑海之變遷永結烟霞之盟不受塵土之累

文谷集卷之二十五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目録

雜著 九首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序 五首

魂殿都監契屏序

恭惟我　顯宗大王卽位之十五年棄羣臣實甲寅八月之十八日也有司遵禮典設　殯殿都監主治大喪之事提調三員以卿宰爲之郎廳八員二員以侍從揀差稱都廳摠察各房六員分掌三房房各二員一房掌祭奠二房掌衰服三房掌含斂欑屋越六日殯事畢稟　上旨以昌慶宮之歡慶殿爲　魂殿卽古所謂特祀之寢也遂設　魂殿都監提調以

下並兼察其任唯一房郎廳二員留供　殯殿諸事
二房三房郎廳各去其一而存其一又差監造官三
員繕工監該官一員分其職掌而治之添修　殿閣
繕葺廊廡鑄造祭器事旣重而役且鉅凡閱五十餘
日而工告訖比之前時功費之省幾半之玆盖奉承
我　聖上體　先王儉約之至意而亦可見大小諸
僚敦匠之勤也至十二月十三日自　山陵返虞于
魂殿旣卒事錄都監事例爲儀軌歸之掌故氏而
又相與謀爲此屏列書官爵姓名以備後觀亦故事
也諸公以壽恒職忝摠護請識一言于下方嗚呼臣

等俱受　先王隆天厚地之恩旣不能以身先蓐螻蟻乃其區區所自效者只在於攀慕靡及之地於斯役也顧何以爲心而亦何忍爲之言耶惟其蒼皇哀隕之中周旋共事積有日月則託契之厚誠不淺淺而人情久則易忘識之欲其相勗而不忘也然我先王盛德深仁自有沒世而不忘者隨事興感無所往而不然向之所共周旋於哀隕之中者無非他日興感之端則不期於不忘而自不能忘矣奚待文字以識之也若其事之始末不可不書㨾記其略如右云

獨石集序

自古文章之士類多才命相仇之嘆其生而致用於世固難矣及其沒而殘膏賸馥能垂耀不朽者亦落落鮮覯以余觀於獨石黃公益可信已公芝川公之冢子也芝川文章世推爲大家而公實承之有鳳毛之稱然公才氣俊逸其於文天得爲多不專出於弓箕之學也旣射策魁天科歷踐臺省駸駸且嚮用矣使公循序而進步武騷壇建旗鼓執牛耳豈遽出一時諸公下哉不幸而一扞於辛卯之文罔再陷於壬辰之機穽終至冤死於壬子之獄而其禍極矣平生

所著述並隨而亡逸今其得之掇拾者厪十之一二也嗚呼以公邁倫之才既不能黼黻笙鏞以鳴 國家之盛反以身爲姦凶之魚肉而至於鋪錦列繡之文片片零落使後之人不得見其雕繪之全公之有才無命吁其甚矣哉然公之所同受誣者皆世所稱賢人君子而其得洗雪實在 聖祖攺紀之初則卽此而可以槩公矣故其殘篇斷章尚使人吟誦而不能已其視戕賢害能之徒骨未及寒而人聞其名而唾之者得失果何如也九原有知亦可以自慰矣奚足爲公憾哉公家別業在永平之芝川余屢訪永平

山水觀所謂獨石卽川中一巨石也芝川公與公自號盖取諸此余過之未嘗不慨然興感想見其爲人也今公外孫栁君時蕃以公遺稿鋟木而問序於余余旣惜公才命之不偶且嘉栁君用心之勤遂不辭而爲之叙

晴沙集序

霽峰高公當壬辰之難倡義討賊以身殉之其中子學諭公實從死冢子臨陂公起兵復讐兵敗于晉陽亦死之一家忠孝世比之晉卞成陽云其季子曰晴沙公髫年罹禍故能厲志攻學不墜父兄之業旣冠

司馬旋又闈大科聲譽日起一時名流爭傾嚮之樂與爲交而 朝廷亦以公忠臣子甚尉寵之由郎署而選湖堂將任以文翰事矣已而不偶於時棲遲州府公不以燥濕異視所到舉其職又將用政術顯矣然公坦易疎蕩處已接人或失於關防坐此數被疵摘至最後因詩語遭无妄則幾罹大辟矣賴 仁祖追念霽峰公特推字孤之恩得脫於文罔自是世不復收公而公亦無意於世屛跡鄉里沈冥麴蘖以此終其身嗟乎以公家世才地平步而進猶可以致高位享顯名不後當世之士而卒止於是豈非命也哉

公無適嗣有子傳善卽枚乘之皐也裒聚公遺稿間以示余公之著述本不多然其詩與文蔚有風韻不失家庭遺則至其造次吟詠猶拳拳忠貞二字噫是豈背　國辱先者哉傳善請余抄其可傳者且叙之一言竊念我王父與公有通家之好當公困殢嘆惜之意屢形於書牘余於此誼不敢辭略加去取仍書此歸之後之覽斯集者庶幾得公心事而亦以知忠孝之家之所傳云

橘屋集序

盖當我　穆廟之世湖南有以詩鳴者曰橘屋尹公

同時詞苑諸公靡不推許而我王父文正公與之游
從最熟不佞幼侍家庭從書簏故紙中得公與王父
酬唱若而篇而讀之恨無由睹其全也今適禦魅于
朗州朗於公舊居海南比壤也公之曾孫仁厚天厚
兄弟袖公遺稿來眎仍請刪定而弁以文是則不佞
烏敢當竊自幸其宿心之副也遂受而卒業則其詩
格鍊而調清詠物寫事無非本乎性情之正宜其以
此鳴于世也其餘雜著諸文亦皆贍暢有理趣其必
傳于後無疑也公少學于重峰趙先生坐此擯于時
論晩又阨於昏朝蹭蹬下位而猶秉正不撓退居鄉

里繞屋樹橘自放於酒賦以終其身一時儕流之所推許不翅在詩也公甚有內行觀其所述繼母行錄則可知母之所以愛公與公之善事母者皆非今人所能及然則公之可傳又豈獨詩哉噫近世所稱詞人文士其所著述能使木災而紙貴者其人與文豈盡有踰於公哉獨公後承凋殘又未有靑雲之士爲之後焉者使其佳篇秀句零落於塵埋蠹食之中而不得託剞劂以圖不朽之傳吁其可惜也已顧不佞非玄晏無能爲三都家役而重違尹君兄弟之請且念先故之誼玆用不揆僭妄略爲之標選並叙一言

以歸之公名光啓海南人登巳丑文科嘗入春坊爲
講官仕止禮曹正郎其王父拙齋公行與其昆季橘
亭衢杏堂復俱以大科進有聞於世公之家學淵源
蓋有所自云崇禎紀元後丙辰中冬日安東金壽恒
書于朗州之服舍

沙溪先生文集序

沙溪金先生卒幾六十年文集猶未行蓋先生平日
不喜著述門下諸賢不欲違其自謙之意云我 聖
上十一年乙丑臨筵下教曰予欲觀文元公文集其
令玉堂取入於是奉朝賀尤齋宋公時烈以先生門

人編次其遺稿隨劄投進　上覽之稱嘆遂命芸館
剞劂而行之尤齋公屬壽恒爲序壽恒自惟蒙陋不
敢當屢辭不獲則仍竊記壽恒幼侍先王父文正公
膝下有語及先生或歎其少文者王父曰先生何可
易言望其外亦可以知其德矣壽恒當時雖稚昧無
所識知而因王父之教得以知先生之爲先生也抑
又聞之栗谷先生以聖賢之學任繼開之責一時及
門之士彬彬輩出其間聰明英儁以經術文學名於
世者未可一二數也至於淳實懇篤謹守師說以能
受其嫡傳則唯先生一人而已論者以其質魯而傳

道猶曾氏之於孔門斯誠知言哉然質魯之人世固多有則謂先生傳道只在於此而不求其所以傳之之實非知先生者也夫聖門旨訣不過曰博文約禮二者廢其一則非學也先生天賦渾粹自然近道而至其問學則加以人一已百之功剖析精微毫釐必謹克治誠切老而不懈又專精禮學講討而服行之使天叙天秩大明於吾東其功益偉矣世皆知先生之能約以禮而若其博學於文則鮮克知之矣凡先生之格致思辨詩書雅言無非文者何必摛華藻工筆札而後謂之文哉故其發爲文字者雖樸茂簡質

無所修飾而率皆義理明白體用具備無一字一句或涉於偏駁浮誇信乎其爲仁義之人之言也先生所以得斯道之傳者其在斯歟彼以少文爲歎者豈非淺之爲知先生哉方今世衰道微爲學者不淪於卑陋則必趨於浮靡其不爲胡廣之中庸鸚鵡之能言者幾希我　聖上興思九原命刊遺書欲以嘉惠後學者其意豈偶然哉誠使讀是集者精思實踐不務空言有以默契乎先生傳道之實則泝洛闚達洙泗由此可致而庶不負　聖上表章之盛意矣是集之行也先生曾孫光城公兄弟考校訂正實相編摩

之役光城名萬基早以文學顯用爲　當宁國舅有大勳於　王室近世名賢子姓之襲休門弟之多賢鮮有及先生者先生𡪲後之德誨人之化此亦可徵云崇禎紀元後丁卯孟秋後學安東金壽恒謹序

記　八首

崇禎皇帝御筆二障購得始末記

癸丑冬余奉　朝命修聘燕中及春始東歸至遼東有李生之淮來與同宿旅館李本江西仕族虜之蹦南方也闔門遭覆滅獨其身俘繫于此爲人警黠可與語爲詩文亦略涉蹊徑語及南事顚末輒扼腕悲

悒淚欷欷下袖二障子視余曰此　崇禎皇帝御筆也余敬受而展之其一書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一句其一書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句句下又各有一字字體如出一套而莫詳其爲某字意者似是　御押而不敢知也上有二篆章一曰鳶飛魚躍一曰崇禎歲次著雍攝提格以干支推之即戊寅歲也又以隸書印御筆二字於左旁此則盖後人所標識也紙面灑金璀璨飾以瑞錦軸以文梓宛然無少玷缺只外面稍有壞汚觀其筆勢飛動墨花輝映若鸞鳳翔而雲漢回其爲真蹟無疑也仍問

藏者爲誰李曰初不知自何流傳而今爲此城大賈
胡姓人所有將市之以爲利願子捐金購之毋使
先皇寶墨淪棄於腥穢之塲也問其直幾何曰約數
十金可售余謂今之得購此誠不可得之幸其何直
之多少之是計乎而況於數十金乎奈余橐裝已罄
無一金之資則唯相對嗟惋摩挲不忍釋者久之李
生又謂余直不必金幸有他物之可貨者吾當居間
而爲之地余詢從者搜之藥裹得三稏一觔許遂使
象胥借李生持以之胡家胡初甚有恡色賴李生力
贊始許購歸而藏于家以爲永世之寶焉嗚呼自惟

下土蟣蝨臣旣生晩不及在宥之盛際拭玉朝　天以與於觀國論樂之會乃於天翻地覆之後包羞忍辱靦然爲皮幣之役凡道路於經歷城闕於周覽者無非裂眦而摧心欲求昔日聲明文物之餘以少慰東周之思而㴱㴱焉不可復尋矣至於　先皇宸翰之流散人間者雖隻字片蹏其爲可珍固不翅拱璧而所可以寓其哀慕者又豈特烏號之弓哉故余前後求之之勤靡不至矣而訖無得焉徒撫跡於　壽陵龍池之間而抆血呑聲而已乃今偶得之於逆旅以副其宿願庸非不可得之幸耶竊惟　先皇之爲

此書在戊寅而越六年而有甲申之禍甲申之去今未及三紀則歲月非久遠也以　先皇天縱之能揮灑於淸燕之暇者必有充溢於寶文宸奎之藏未可以遽數也然而至于今日求之勤而得之難如此則可見其傳於世者之至尠也獨此二障閱幾兵燹而能保完如舊斯已奇矣其不爲昭陵玉匣之殉而落於一賈胡之手埋沒於氈廬野肆之中固可謂不幸而塵沙之所蒙翳蠹鼠之所侵蝕不遂至於噬失者亦幸矣一朝而因其圖利之心終歸於勤求不得之賤臣得以誇耀海域以示其傳玆又豈非幸之幸也

雖然此豈容人力哉非有鬼物陰護而潛衛則尚可以得此乎哉噫亦異矣抑余因此而重有感焉國君死社稷古今之通誼也廢興存亡有國之所不免而歷選終古能蹈此義者蔑蔑乎無聞焉惟我　先皇帝當蒼皇顚覆之際身與宗社俱亡其巍巍義烈度越百王眞可謂無愧於　祖宗而有辭於天下後世矣此固　中朝臣子極天之至痛而使天下後世之人聞之亦可爲掩泣而氣塞況我東土被　皇家子視之澤出尋常萬萬者哉道路城闕之所歷覽猶爲之興哀況此　御筆二十四字一句一點皆出於心

畫手澤若新 天香尚餘薰奉以揭壁日夕瞻仰恍若躡文陛襯香案以覲 穆穆之光則萬折朝宗之誠匪風下泉之感其有不由此而發耶李生之惜其淪於腥穢而必欲歸之於余者其意誠可尚而余之辛勤以得之以寄其區區北拱之微悃其志不亦可悲哉第未知今世知余此志而同其悲者有幾人歟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之耳聊書此以志之崇禎戊辰後四十八年乙卯八月日謹書

風玉亭記

余寓朗州寓城西郡吏家家本面東背西朝夕俱受

日而又卑椽短簷牢密其墻戶當夏則烘爍忒甚風氣無自以入是以居常欝欝有坐甑之苦焉郡故稱形勝環一境之内巖寺水亭之宜於濯熱納凉者固未嘗無也而余方塞竇息影足不出門外一武地則顧無因而至徒寄羡於水玉秋菰而已既久而得一避暑之所焉舍後小丘斗斷其上頗寬衍四面竹樹環之蕭槮悄蒨覺有幽趣遂命僕剃穢草闢朽壞試陟而望之面勢爽豁若出埃壒之表凡山之遠近水之紆直村畦野涂之繡錯經緯者爭獻狀於杖屨之下且其處地高故得風多每披寫消搖甚快適也然

暴暘淩雨不可以恒處則謀所以庇之者而鳩材營宇非唯力詘亦非余所欲也乃取巨竹搆一架爲亭宗桷枅栿皆以竹爲之不雜一木獨其下以木設爲方機穴其四隅而承其柱欲其樸屬而毋使土侵竹也其高一尋有半其廣如之其脩不及高一尺不崇朝而工已訖以篷席蓋其頂編柵布其底以代床上施以簟簟與柵亦竹也亭旣成余乃葛巾布褐日相羊其中呻書詠詩以自樂其所樂而倦則引觴而醉據几而眠凞凞然與造物者游旣覺而起則鮮飆自生翠葉交蔭月嶽爽氣依依入襟袖令人神清心曠

有馭泠風狂寒門意以至暮色蒼然新月映林梢而興猶未闌也當是時也忽不知身之爲僇人地之爲荒裔時之爲炎夏則況世之是非得喪榮辱復有可以攖吾懷者耶假使余得致身於向所謂巖寺水亭者而其清曠自適之趣未必能若是也昔柳柳州記鈷鉧潭云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玆潭歟今余之樂於斯而忘其困者亦玆亭之助也則烏可使沒沒無名遂名之曰風玉客有過而難余者曰風者亭之所固有名之宜矣然其結構觕朴不過稍飾於檜巢林樾者耳强名之爲亭亦云不稱今乃揭玉爲名

有若後大者然其意何居余應曰否否余性素愛竹幸今得處於萬竹之中而又以竹爲亭其起居枕籍偃仰顧眄無非竹也夫風之與竹最相宜觀於程夫子感應之說亦可知矣每風之來觸於亭也磨颳戛擊自相成聲琮琤乎鏗鏘乎若碎琳琅而鳴玦環非亭之能聲也竹爲之聲也又四顧而聽之則竹之林立於左右者無不爲風所搖瑲瑲珊珊其聲清越以長非竹之能聲也風爲之聲也聲雖風與竹之爲而其聽於耳則無非玉也名亭以玉奚不可之有且也古之君子比德於玉而其澤栗廉垂之德竹實似之

故比玉於竹者亦多矣此淇澳綠竹之詠所以與琢磨圭璧之盛德也余之於竹不徒挹其風之清以滌其煩歊亦將取其德之比玉者以爲進修之則則以玉名亭意實在斯牖朴非所嫌也至若侈大之云不亦淺之知我哉客唯唯而退因書其語以爲記

安用堂記

昔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述愿之言歷叙遇於世與不遇者之事雖一歸之命而其趣舍之意可見至其末特提奔走儌倖者而斷之則其賢不肖之分豈不益較然哉噫士之遇不遇各有命焉固不可以力致

也然滔滔終古能安於其命而無求於外者一何鮮覯也夫揚名聲者常苦於韁鎖處閒適者每病於湮没二者之不得兼亦其理與勢然也即二者而論之其顯晦升沈奚翅雲泥之懸哉而若校其勞佚而乘除之則彼焦中鶩外鐘漏乎奔忙者孰與棲遲衡泌泄泄十畝之間哉此仲長子所以樂志閒居至譬之凌霄漢出宇宙而無羨乎入帝王之門者也雖以蘇長公之登金門上玉堂名位赫赫耀一時而及其流竄嶺海反不如坐茂樹而終日者佛印老釋猶以此諷之觀乎此則得閒之難又有難於求名者矣然世

之人旣或得間矣而汲汲焉唯名是求汚穢之不羞刑辟之是觸至於老死而不悔如愿之言者多矣斯豈非不能安其命而然耶夏山曹仲宣丈本世祿之胄生于京師少奉其家大人避地朗州之鳩林村仍居焉村在月出山下湖海林園之勝甲于南方而曹丈所居據村之一偏得幽深窈窕之趣旁多陂田汙邪收其利足以充伏臘之費去漁浦不百步而近日必舉網得雋足以繼朝夕之羞左右植橘柚安榴梅杏之屬連柯交蔭華實照爛足以供奇翫而後飣餖就宅之左闢之以爲堂凉軒燠室足以適四時節宣

之宜堂之前後壘石而列卉竹鑿沼而種蒲蓮杖屨消揺其中足以觀時物之變資耳目之娛客至無親疏必封䏶佐酒歡然相對罍不耻不止興到輒牽黃擎蒼使奚奴攜一鴟夷縱游平原大麓之間逐雉兎以爲樂有時箯輿舴艋隨意所之非山寺則湖亭也亦足以散煩欝暢幽悁而終身不厭矣雖盤谷之無不足何以過此吾知世之閒適者莫曹丈若也然慕通顯而惡沈晦曹丈豈異於人哉余觀曹丈少不習公車業樂弛置自放雖不得與於俊造之列而若其氣義幹局視今之爲百執事者有過而無不及焉况

其戚故姻婭無非世所稱名門望族秉勻持衡者前後踵相躡也即曹丈一開口顧不乏與爲吹噓者纍墨綬長民社其已久矣乃曹丈獨謂既得其閒無所用乎名泊然不以干其守年今迫七袠矣皓首布衣人皆嗟惜而曹丈方且優游自得未見有戚戚色豈所謂安其命無求於外者耶其視向之奔走徼倖老死於汚穢刑辟之間者果何如也尤齋宋先生取安樂翁既閒安用更名爲之語名其堂曰安用可謂知曹丈之深而亦可以警世之徇名喪身者矣曹丈屬余演其語以爲記若余者坐誤虛名求閒而不得者

也今登曹丈之堂竊羡其閒而𧨏其志之遠邁於俗人也於是乎書

竹林亭記

玄上舍士休闢小亭爲宴息之所問名於余余問曰古人名堂室不一其義或以箴警或以寓興或以山川景物子之意何居士休曰唯唯否否吾才疎性懶安於弛置年及五十蔑蔑乎無聞則其言之尤行之悔而可以箴警者多矣窮居閒處幸無羈紲之苦稼圃弋釣琴尊棊槊凡可以寓吾興者亦非一也弊廬在鳩林里中占地最軒敞月岳抱其前西湖環其後

篠簜橋柚梅榴之植交映於左右則山川景物之供吾應接而可取以爲名者又不可勝數也然三者吾皆不以名吾亭也余請其故則乃欷歔而言曰去吾舍數里吾叔父寢郎公別業在焉園林臺沼擅勝於一鄉可與古所所稱輞口卯橋爭其霸矣築一亭其中顏曰就陰卽叔父之所寄傲也不幸叔父歿世禍敗蕩析後承不能保家業未及十數稔而舊居已爲墟矣其巋然如魯殿者獨其亭在耳又將撤其材而貨之爲村良之所有則吾於是慼然有不忍於心者遂歸其直而移構于此冀以無廢叔父之舊焉子幸而

名吾亭顧用是志之也余作而曰有是哉士休之篤
於親也請名之曰竹林可乎在昔竹林之所謂賢者
七人而阮家叔姪居其二夫以諸阮子姪之衆多咸
也獨能同其遊雖如風韻似父之渾而亦不得預焉
嗣宗之於仲容其契許可見矣今寢郎公非無似續
而莫有任花石之託者顧士休乃能眷眷於堂構之
傳士休之事叔父如此則其叔父之視士休不減步
兵之阿咸者卽可知矣名其亭宜無以易此也況就
陰之義實取蒙莊則其與林下趣尚盖亦不殊矣名
之以此庶幾不畔於舊稱也噫竹林之遊可謂極一

時之跌宕而及至嵇阮殞逝風流雲散則其親朋酒
徒踐遺墟經舊廬無不撫跡興感若黃壚之嘆山陽
之賦者此固人情之所必至也況以士休之篤於親
而昔之杖屨觴詠所追陪而周旋者今皆蕩然爲榛
莽鼪鼯之場則所以彷徨想慕愴焉慨焉者又豈他
人比哉是以於其榱棟之遺猶且愛惜收拾俾不爲
易主之歸至扁其亭則又舍其可名者而必欲以寓
其思焉士休之用心其亦勤矣余誠嘉之敢不表而
揭之以彰士休之志也傍有客質余曰子之言則然
矣魏晉之士放曠越禮吾儒所不取末哉子之待士

休也余應曰是不然今余所取名於竹林不過阮家父子事耳庚桑子老氏之役而朱夫子取畏壘以名其菴則亦奚異於是哉且子不聞山巨源之稱仲容乎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則雖云任達其賢於今之逐逐利名者亦遠矣斯獨非可取者耶客默而退士休請録其語以爲記遂書以與之

碧流亭重修記

湖南之錦城有故府使金公用韜略顯尤以氣義稱於世云昔我先祖文正公之由虜庭出住龍灣也金公自錦城徃候焉錦之去灣數千里之遠也金公之

於先祖非素客習門下者也况先祖當此之時内困
於蜮射外阽於虎口其危辱已甚雖平日趨慕者亦
多背而去之則非有形勢可以驅使人而又非有福
利之可徼於後者也獨金公不計身之利害世俗之
詆笑越百舍而赴之如不及焉豈古所謂千里誦義
不顧世者非耶其得氣義稱不虛矣及先祖東歸金
公又來拜於石室余方幼從傍竊瞷公已老矣而猶
激昂忼慨眉間壯色隱隱有封狼居胥意信所謂矍
鑠翁也未幾而聞公逝每惜公氣義不得一試之於
制閫登壇以沒於地也逮乎世變愈多附勢背義者

滔滔皆是則益嘆如公挺然爲出石之筍者不可復得也自余來朗州與公鄉接壤求識其子孫甚切已而公之二孫尚鉉尚燮屢訪余服舍余喜其不替先誼也一日二君謂余曰弊居臨水有亭曰碧流祖父嘗構竹爲屋實晩年棲息之所也歲久且壞今將易而新之願有以記之也余觀人家基業未有不成於祖先而敗於子孫者況能修其壞而復其舊耶今於二君見之余又喜其能不墜先業也然二君之所以承家者其止於是耶必也砥行礪義以無忝祖武然後方可謂善於堂構矣一亭舍之壞而尚不忍不修

則況於此而忽之哉此二君之所宜加勉而亦余區區之望也余僇人也無由一投足於殘山剩水之間以撫其苔槍雨甲之遺跡則徒有悵想而已因二君之請而一言寄意又安可已也至於山川之美登眺之勝非余所親睹者不暇述第述公之氣義余所嘗慕用者而仍勉二君以嗣守之道焉亭本我 朝趙叅判汪別墅傳之外裔爲金氏所有碧流卽其舊號云

水南寺記

月出山實羅季道詵師挂錫地也始詵公相地之宜

據山之正脉以設大伽藍則所謂道岬寺也又環山内外置蘭若以百數凡巖洞林麓之稍可以棲託者靡或遺焉雖歲久湮廢今之存者不能什之一而其故基遺蹟之在覩記者猶歷歷可尋也獨道岬之南循溪以上有一區峰回水抱地高而勢阻其形勝可與前所置蘭若者相甲乙而蕪沒空曠未有以稱焉至崇禎丙申山人釋敏察而識之慨前之遺於是斬榛棘夷崖崿倡一二同志鳩材建屋佛堂僧房長弟告成又直其前爲樓數楹以便臨眺規制雖小儼然一祇園也夫自詵公以來迄今殆近千年矣其間遊

人釋子之經行於斯者亦何限而至敏而一朝始發之豈天慳而鬼秘之以待其人歟地之隱顯固有時而亦可見敏之有法眼矣余竄于南適在月出之下嘗擕客到寺觴詠於樓上其幽夐瀟灑令人樂而忘歸微敏開拓之力吾輩焉得以有此樂耶余又嘉敏之爲後人計者志勤而識慧也時敏已入寂有老僧玉烈頗恬靜識文字爲余道敏事甚詳余雖不及見敏觀於寺之創而已槩其爲人及與烈語知其非妄言者然後益以信敏之非凡僧也寺久無名以其南於道岬喚爲南菴余敢命曰水南名其樓曰山翠以

樓之四面皆山蒼翠常環合於此志實境也烈仍請余一言以記之玆地也不幸而不遭詵公蕪没千百年之久幸而遭敏師得以開拓於千百年之後可謂奇矣若余之來游不在蕪没之日而在開拓之後其亦幸也非不幸也斯不可不識聊書此以塞其請且以諗後來者云

故承旨金公墓碣跋刻後記

公以嘉靖戊子卒葬于交河治北洛河負子面午之原即外氏綾城公兆次也金夫人從葬同原而異其壙始公之葬也樹碣于墓側陽谷蘇公世讓撰散人

申濱書並篆石性甚脆歲久漫漶幾不可讀子姓咸病焉公之孫縣監箕報游於退陶李先生之門嘗以先世諸碣文請先生書爲一通藏之以爲家寶傳至于今字畫尚宛然公之六代孫啓祥啓光命碩相議易以新碣適啓光出守豐基郡郡故産石乃割俸鳩工石旣具謀得他善書入刻子姓咸一口言無論今世有善書與否卽李先生一字不翅拱璧以此鑱之石豈不于先寵有光也將始役啓祥走京師託壽恒識其顚末竊念縣監公之求書於李先生雖不可謂預知有今日事而若其慕賢奉先之誠槩可見其所

存矣迄今百餘年閱幾兵燹而得保而有之終爲墓道重大賢心畫手跡固宜爲神明所護持而亦豈非縣監公誠孝默有所感也歟其亦異矣哉公之内外孫并累百餘人多不可盡載啓祥居鄉以善人稱啓光以文科進命碩方任縣監其餘後嗣之未顯者皆能以孝友醇謹世其家不替人謂公遺訓之推也公之弟庶尹公卽壽恒五代祖也今於茲役詎有不敢辭者遂謹識如右云

重峰趙先生錦山殉義碑陰後記

右碑陰小記卽習靜宋公所述而自書者也碑文所

謂進士宋邦祚實習靜公也公旣請文於月汀尹公以樹此碑又自爲識其陰如此夫趙先生殉義始末碑文所載詳矣其學問忠孝大致則具著神道諸刻至其尊周衛道之志扶正斥邪之義則又有遺集遺事之傳於世者可以竢之百世而不惑矣顧此數語雖若寂寥而觀其表出鄭相公誄文者可謂約而該矣其欲保無已於傳者亦可見其意矣趙先生方其在時仇慾濫世目以惟鬼自栗谷牛溪二三諸賢外知之者鮮矣及先生沒而所成就卓絕光明則世之人始稍稍稱服而能深知尊慕者亦鮮矣習靜公以

藐然後進獨眷眷致力於斯非尊慕之深而如是哉碑之建在萬曆癸卯時公晦跡草野不欲以文墨自見故沒其姓名洎今八十餘年已有不識其誰所爲者世代寖遠則將歸於湮沒矣公之從子尤齋宋公時烈爲是之懼屬壽恒略記下方俾後人知之壽恒不敢辭公恩津人官至兵曹佐郎習靜其號也氣節行誼見重於士類我王父文正公許以畏友嘗述其墓文甚備蓋其平生有得於趙先生遺風云若公眞可謂慕先生者哉

題跋十二首

銀臺契屛跋

古稱同僚有兄弟之義契好之密至於世講而勿替盖可見篤厚之風也世道旣下人之知此義者鮮矣當其以官會也接席聯裾忘年輩叙情素莫親且密也一去其職則各相背馳終至於寢忘習俗之薄良足慨然間有記其事圖其跡以永其傳以存不相忘之義則斯亦厚之道也余於己亥忝入銀臺首尾殆一朞是歲　孝宗大王禮陟我　聖上踐阼伊始同時諸僚無論後先久近夙夜共勞自有不可忘者況咫尺邇列親見　天崩之變吉凶將事之際相與周

旋積有日月則其詑契之深又豈平日之比哉方且
諜所以記其事跡而顧有所未遑也會海西按使承
上命印進　先王御筆八大字仍寄六承宣各一
本珍玩之餘摧隕罙切遂作爲短屛以寓烏號之慕
諸公咸曰玆事固不可以不識向之所謀而未遑者
盍亦因此而圖之乃粧其後面首作廳會之圖次題
諸僚官銜姓名係之以序若詩序則東里李公之文
詩乃翠屛趙公所倡而諸公屬而和者也噫是屛也
可謂一擧而兩備矣瞻　宸翰之昭回則怳若昵侍
前席閱諸僚之詩文則常如晤言一室雖聚散契

濶之不常而情誼之篤無間遠邇追舊圖報之誠協心共貞之念其有不由此而發耶此不但爲一時記跡而已也凡我諸僚其各勉之哉始謀作屏余適以病去職越一月而復入院屏始告成諸公屬余跋其後若　御筆摹刊始末具在李公序中毋容余續貂只以同僚契好之義書以相勗云庚子孟夏行都承旨金壽恒謹跋

書大菴酬唱詩序後

松湖白公玉峰之嗣子也玉峰公以詩清筆妙擅名藝苑而松湖又能趾美績聞其詩與筆猶顧況之非

熊右軍之子敬也自我先曾祖已與玉峰有交好而
至王父之與松湖則世講其好益密旣同升上庠矣
而及松湖買宅漢都則又與王父居比隣也每松湖
自南入都也王父必同榻以處聯枕以宿招呼諸名
勝以共文酒之會見於詩篇書䟽者可考而知也王
父嘗祗役耽羅路由海南松湖舊業在焉時梨川李
公以體府幕僚適過此李公於松湖亦久要也王父
間擕二公訪大芚山之頭輪寺探討水石之勝各有
詩以詠其事後松湖請王父手書其詩并叙始末爲
一通以備後觀又以其摹本付山僧刻以揭之寺壁

其眞蹟則至今藏于白氏而其副之在吾家者逸於兵燹嘗求之寺僧只一見其搨紙矣去歲余受玦落南松湖之孫明憲氏亟來相訪以此帖見貺奉以展玩手澤宛然閱未竟紙而淚已不可收矣嗚呼此書之作去今七十有三禩而自王父辭世亦已踰二紀矣追想聲容日遠日杳其間世道之變又不翅百端已足悲惋而況余不肖無狀顚頓至此去大苞莽蒼之地無由一致身於長春洞裏以躡王父杖屨之遺跡豈不重可悲也玉峰松湖所與交皆當世賢豪其往還札翰無不裒聚成帙雖赫蹄靡遺而我王父筆

蹟十居六七此此帖特其一也夫傳四世歷百年之久而能保而不失若白氏子孫可謂善於嗣守者矣觀乎此則吾兩家世好之誼亦可不待勉而無怠矣然自今以徃年愈久而世愈遠則懼其後生者之或怠也遂略述先故且志余所感以書于下方云丙辰復月上澣

書同春宋公所書趙重峰碑銘草本後

右重峰趙先生碑銘吾王父文正公譔同春宋先生書巳刻而樹之埏道矣此其草本而洪君得禹得之同春舊第持以視余嗚呼王父之棄不肖等今踰二

紀而春翁易簀亦已五年所矣其間世故之變又曷可勝道哉洪君卽春翁之俟芑也相對一涕遂書此以歸之丙辰季冬安東金壽恒敬書于朗州之服舍

錦湖集跋

錦湖林公之遘禍去今百三十有餘禩矣然學士大夫談及公死猶氣塞中咽甚至涕涔淫下者豈不以其禍之憯而其人之可惜哉是以其咳唾之遺人且愛而寶之不翅若吉光之羽則雖殘章斷藁不可使無傳於世也顧公嗣續零替世又無慕義好賢之士爲之致力者浪浪以至于今尚論者歎焉余纍居南

荒有梛生應壽來過卽公彌甥也袖示公詩文一册屬余正其淆訛且掇公遺事以附卷末余愧非其任而亦不敢終辭也會李公敏叙出牧光山亟取以鏤板又爲文冠其首以闡揚之若李公眞所謂慕義好賢者哉旣訖工梛生又要余一言余之所欲言李公之文已盡之奚余言之贅抑余竊有感於心者公之豪才直氣聳拔一世一世之所相愛重者無非名賢勝流觀於附錄諸詩文可知焉則於公之死其哀之惜之固也至以戎落之醜類猶知懷其惠而嘆其死則不亦卓卓乎尤奇哉况去其死百數十年之久而

猶中咽涕下以至殘章斷藁且愛玩之必欲傳於世
者其又孰使之然耶此無他秉彛好德之同其心而
無殊俗曠世之間也若是則彼接武同朝襲冠裳諷
詩書而乃反仇視蜮伺必揃刈之爲快者獨何心哉
噫歐陽氏之言曰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若公
生死誠可謂關於世道而其生而愛之死而惜之者
又非特爲公一身地也至於仇賢逞禍之輩其好惡
之天亦豈獨殊於人哉唯急於快一已之私而不暇
他顧也一念毫忽之差而其流之禍遂至於此後之
覽斯集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且余因此而重有嘅焉

公之墓在錦水之上而尚未有數尺之碣揭諸阡隧此行路之所嗟惋也倘復有慕義好賢如李公者出而圖所以記載使百世之後知公化碧之藏在是則豈不益可以樹風聲昭來許哉李公旣倡之於前繼其後者豈無其人歟余將有待焉

題李生松齊篆章帖

篆刻固小技也然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此甚責其無所用心者也況於今得睹倉籀遺法尚賴有此則又曷可少哉余素不嫺篆書而其好之幾乎癖甞竊恠世之人於博奕多好之而視此反

有不屑也今來朗州有李生崧齊數相從因知其善於斯藝一日袖示此帖皆其手刻箇箇精妙今世所罕見也余旣愛玩之不足且喜其同好書此以歸之然李生不徒以賢乎已爲能而又能知所用心而有進焉則幾矣李生勉乎哉

書羅別坐海鳳與谿谷酬唱詩帖後

余嘗見谿谷集中與羅同年應瑞酬唱諸作最多而不知羅公爲何如人也乙卯余南遷過錦城有羅生相喦世喦手一帖來示卽其王父南磵公與谿谷往復詩札也南磵卽羅公自號而谿谷少與同升庠及

其出牧于錦則待以下榻之禮有倡斯和至歸　朝而猶遞筒相續云谿谷文章行業伏一世平生不輕許人而顧於南磵詩稱以精詣又前後詩中每惜其抱屈亹亹不休觀於此帖不唯得南磵之爲人亦可見谿谷公愛士惜才之意矣世道日下雖欲復見前輩風流如此等事烏可得耶其亦可嘅也已南磵之胤絲奉君屢使諸子請余識帖末余許之而未副也今絲奉君遽不淑余不忍已諾於逝者遂書此以歸之

題高霽峰贈朴壽翁奎精詩後

故生員朴公奎精字春仲其先咸陽人家于靈巖之鳩林有孝友至行爲鄉黨所敬服所居有海山之勝宅前闢方池池中壘土爲小島者三自號三島壽翁平生好修養之術寬樂優游年踰八袠而終一時名流多賦詠以美之公没百餘年舊居臺沼皆鞠爲灌莽而其賦詠諸詩亦軼而無傳公之曾孫生員世卿適從人家得霽峰高公所贈公七言絕句五首慨然興慕且喜其遺躅之尚可徵也將命工爲三島之圖屬余書霽峰詩並和其韻以附於下謀作一小屏以目擊而羹墻焉余嘉其追遠之誠不揆詩與筆之拙

而書以遺之仍略記其事如右俾朴氏世世萬子孫視此毋替也

題高霽峰手草檄文後

余少從家庭聞前輩緒論咸推霽峰文章爲館閣高手及今覩此檄卽其倡義日倚馬手草者而肆筆成文句對精工所塗竄止若而字則益信前輩之論可徵也且其行草翩翩豪逸方兵戈倉卒之際而有安閒之意無躁擾之態亦可見胸中不草草矣非器度之大而能如是哉噫公之文章不得主詞盟煥皇猷而僅發之盾鼻之墨爲帳下兒所誦其器度不得端

委巖廊以贊辨章而徒自見於舍生取義之地以爲
國家光是則豈特公之不幸世必有任其責者矣
公之後孫斗紀可觀以此卷視余爲之三復感涕而
識其後崇禎紀元後戊午孟夏安東金壽恒謹書于
朗州寓居之坎亭窩

題 天將吳宗道與習靜林公往復書牘後

故習靜林公當 天將東征之日隨石樓吳公宗道
首尾最久吳公所與往復赤牘甚多聯成巨帙林氏
子孫至今藏之以爲寶觀其長篇短牘輸寫心肝綢
繆欵密不翅若骨肉古所謂四海兄弟信不虛哉吳

公以韜鈐顯而兼有此詞翰之美可見　中朝人才之盛而習靜公以下國匹士爲其所愛慕又如此亦可想見其爲人矣然向非　聖天子一視之仁亦何以得此哉此不獨林氏一家之所寶藏使我東人人見之詎不益篤其沒世之思耶噫滄桑變矣冠屨倒矣此世何由復覩此盛事耶俯仰今昔不覺一涕習靜之孫渝以此帖視余爲識其後而歸之時崇禎戊午中秋文谷金壽恒書于朗州之纍舍

題朴生世冑所藏先祖考書蹟後

不肖幼侍先王考嘗曰吾於書用功多而未有成也

然又嘗聞之從祖仙源先生書法重一世而每稱王考筆力老而不衰以爲不可及云第王考平生不欲以此自名切不爲人作字晩年子弟後生有請者或勉應之而亦不多也及王考捐館旣久而遺墨之傳於世者益尠矣今中表朴生世胄持此卷相示卽王考書與朴生先君御史公者也爲人取其半只此數幅見存朴生要我爲之識我王考身任大義天下誦其名至其翰墨固餘事而人得其隻字爭寶之如拱璧況爲子孫者哉奉玩手澤不覺涕零遂題其末而還之崇禎巳未中秋不肖孫壽恒敬書于東州之纍

舍

書家藏唐音後

右唐音七冊共一匣我曾祖考都正府君舊藏也不肖少聞於家庭府君素好書中經搶攘竹素靡遺嘗借善書者抄寫如干帙以供暮年娛玩此其一也其字畫甚妍整每卷首尾俱有府君篆章而其外面標題則從祖仙源先生筆也丙子之難失其所在意其不煨燼則泥塗矣後八九年而先王考拘瀋陽之質館忽有商胡手一匣來求市取而閱之即此冊也丹印綠籤宛然如舊王考驚異愴愾不計直以購之及

東還常置之几案一日抽以賜不肖孫壽恒不肖謹受而珍藏焉昔歐陽公家藏書萬卷而唯昌黎集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況此冊我先世之所愛玩者哉又況失於難而復得之已幸矣而得之王考留虜中之日其事尤絕奇世世葛子孫曷敢不加意愛護哉厥或不謹至於毁汚放失則其罪不止以平泉一石與人者矣略書此下端以視戒于後嗣崇禎紀元已未中春初吉不肖孫壽恒敬書

書亡兒詩卷後

吾兒旣歿其同學諸生裒録其所著鳩得書肆活字

印出如于本余於此固不忍見而亦何忍無一言也吾兒雖蚤頴其年亦幾於弱冠矣其爲詩聲律有未諧文理有未透則視世之嫺習俗套速化場屋者誠不如矣乃其志之所存則於彼亦有所不屑也記吾兄弟幼侍家庭親承先王考提誨常曰我東之無古詩科體病之也得失在天爾曹戒之是以吾兄弟雖勉就功令而不欲拘拘程式盖有所受也顧余格力卑弱終無以彷像古作者影響以至白紛無成每念先訓不能無望於後承也若兒才禀雖未有大過人者而特其脫略科臼不奪於得失之誘立論造語恥

爲凡陋其志則盖將以力追風雅以究古人所謂不朽之業余私心竊喜庶幾先王考訓戒於家庭者自吾兒而闡揚之也兒在兄弟中最少而善病余又衰懶倥傯未遑課督而及兒既成童則能自厲志發憤從其諸兄揚搉講劘窮日夜不倦未幾而藻思驟長總之所讀書未滿十數卷其用力於文字屢屢有二三歲耳以其步驟推之無論極其志之所向卽少加以數年其所就必益有可觀者矣由我不天一朝而奪之使吾之所望與兒之所自期者擧歸於虛擲天乎尚忍言哉今以斯稿而揆之於平素之志則奚翅

千百分之一二哉然余旣不能止諸生之役而又自爲書其卷如此嗚呼余豈以此爲可以不朽兒也亦非敢張大誇美於人也只欲使後之人知其志之所存而且以寄吾慟於無窮而已覽者其亦哀我之情乎哉崇禎甲子季冬老父文谷翁泣書

雜著九首

花王傳十六歲作

花王姓姚名黃其先居於丹州後移居延州苗裔散落靑州越州之間宗英居洛陽至唐始蕃明皇時有獻萊紅者待詔金鑾殿爲祿山陷殺王生於趙宋天

聖聞資質拔萃閒雅甚都有富貴氣象最爲康節邵公堯夫范公君實司馬公永叔歐陽公所豔稱王承東皇之命立爲花王妻魏紫封爲王后妾粉娥嬌封爲花蘂夫人春陽元年即位于土階之上以木德王芍藥等數十餘種皆歸附焉遂封芍藥爲楊州侯封桂爲月中侯封桃爲左豔陽侯封李爲右豔陽侯封杏爲曲江侯封梨爲大谷侯封海棠爲蜀中侯封葵爲向日侯封萱爲忘憂侯封榴爲安石侯以梅爲氷玉處士以菊爲傲霜處士以蘭爲香遠處士以蓮爲清淨處士如紫薇侯杜鵑侯來禽侯櫻桃侯朱槿侯

水仙侯牽牛侯金鳳侯雞冠侯瑞香侯含笑侯山茶侯梔子侯酴醾侯茉莉侯等亦皆率其職焉二年兩衙侯黃蜂漆園侯白蝶入朝蜂善歌蝶善舞是日王受朝開宴蜂奏霓裳羽衣之曲蝶和而舞丘隅侯黃栗留亦以善歌笙與焉君臣相悅終日盡歡而罷人皆榮之一日王曰左豔陽侯右豔陽侯等諂諛妖冶病于夏畦其黜之氷玉處士傲霜處士香遠處士淸淨處士隱跡山林江湖之間而貞操凜然香名振於京師其裂土而封以褒其立懦之風於是封梅爲羅浮侯封菊爲東籬侯封蘭爲九畹侯封蓮爲若邪侯

皆不起而終三年祝融使封姨作亂於王宮王遂殂落於土階之下羣臣從死者甚衆焉後一年兩衙侯漆園侯丘隅侯入朝則花王已亡有殷墟黍離之嘆遂爲之歌曰昔余來朝兮歌舞紛紛今余來朝兮舊跡成陳吁嗟花王兮今已亡一聲哀歌兮空自傷歌竟痛哭而去人莫不憐之王之孫枝流散於中國或寄身於人家或託跡於荊棘更無蕃息者云

太史公曰花王氣度天然威儀棣棣待處士黜姦人莫不得其宜宜其長久而數年而亡悲夫黃蜂之歌同於箕子麥秀之曲亦可尚也

聽蛙說

分津縣齋前有小池池本沮洳不能生魚鼈帷羣蛙涵淹卵育於中每炎月潦雨鳴聲甚盛今年夏不雨池水全枯蛙之不鳴久矣會大雨水漲蛙聲乃作其爲聲也狼藉喧鬨如怒如狂如相和也如相競也不分其爲官爲私而實若有所爲而鳴者竟日徹夜無少間斷而夜則甚焉方其鳴也使人心失所思聽喪其聰對人不通言語夜卧不成寢眠退之所謂無理只取鬧沸耳作驚爆誠非虛語而乃知周公灑灰之典亦有所不堪而然也雖舉其類而殺之豈有傷於

仁而害於義哉余於是謀所以去之者忽自念蛙聲之聒亂在人固所不堪而在蛙則不過率其性爾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聖人不禁人惟然物爲甚蛙之所以鳴其亦性之不能已者則欲殺而去之其可乎哉盖人物之生雖曰氣禀有殊若其各得天所賦之理則一也人得爲人之理以爲其性物亦得爲物之理以爲其性人而率人之性物而率物之性是謂之率性所率者或有不同而所以率者則未嘗不同也夫以氣禀論之人之知覺最多於物而知覺多者物欲之蔽亦多鮮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者反見於偏塞之

物何者天機自動不假修飾故也若蛙之鳴亦豈有教之學之而然乎出於性之自然而然耳今人其有不待教不待學而能率性者乎教之而不能學之而不能況不教不學而能乎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噫可以人而不如蛙乎人而不如又可以禁物之性乎且念余性本昏惰有渴睡之誚而徂夏以來惱於歊熇尤覺昏氣易乘早眠晏起率以爲常學業日荒心志日偷朝悔其行暮已復然其於夙興夜寐之訓以志帥氣之道有愧者多矣比者爲蛙聲所撓夜不能眠眠亦旋覺雖有警枕不易此也若使今日如是

明日如是又明日如是庶幾習與性成以變其昏惰之質也然則蛙之於我實有警發之益矣況率性之道我之所嘗體驗而不得者而今乃覿於蛙而反諸已則是蛙之益於我又非特一端也物之益於我者其不可夫之也明矣遂輟其去之之謀書以識之

徃在丙戌夏吾侍先君子在通津縣齋著聽蛙說取質于先王考王考手批以勉之于今三十餘年矣偶於書簏中見其藁雖文理未透而其志則可見矣到今白首無聞上忝先訓下負初心寧不愧且悼耶唯此一故紙王考手澤存焉奉玩摧咽不

忍毀棄聊以示兒輩俾爲之戒仍書此以志余感云己未正月庚申書于東州旅舍

金洵澂灝三兒弟字說

考之字書洵信也信者大德人無信不立然信而不得其宜亦非天理之正矣易之中孚曰虞吉盖謂審度其所信而從然後吉也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小人死黨非不信矣而皆不得其正者也欲其信之得正在乎善虞故字洵曰汝虞澂清也水之止者其淸可鑒而流者不可鑒以其定與不定也人之心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則無由而光明矣伯程

子曰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欲其心之清明在乎能定故字瀓曰汝定灝水勢遠也水之自涓滴而至於尋丈終放乎四海者非一朝而致之也由其洊習而不驟也易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涑水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欲其學之廣大在乎時習故字灝曰汝習噫古語曰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字與名奚異哉貴名與字之道寔在乎其人虞而至於豚魚之乎定而至於水壺之清習而至於河海之大則斯可謂能貴其字矣此令兄弟

其各勉之哉

朴思菴畫像贊

有范呂之德行而學本洛閩有燕許之文章而志存傅莘端委廟堂則巍然柱石之宗臣退遯丘壑則澹若耕釣之逸民厥或傳其神莫能名其人誦 聖祖之絲綸猶想像乎水月與松筠

緝兒婚書

孔李累世之交情已均於兄弟潘楊二姓之好義更託於婚姻茲馳坡老南荒之書式遵庖犧儷皮之禮伏承尊第一女子柔嘉有則允協匪斧之求而僕之

第五男昌緝詩禮無聞敢望復圭之謹恭將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宜其室家竚繼桃夭之詠承我祖考可占蘭茁之祥忻幸之私敷述罔旣

季兒婚書

塤篪之交粤自先世琴瑟之合猥託高門不待良媒誤煩嘉命壽恒第六子昌立天資素下寧有東床獨臥之風庭訓無聞愧蔑南容三復之美伏承令愛年纔踰笄而芳猷早著教不出閫而令譽已彰幸遂朱陳之緣敢曰秦晉之匹顧有家室實均父母之情從以子孫庶承祖考之慶茲將五尋之幣永結二姓之

歡伏惟尊慈俯賜鑒念

策問

王若曰爲國之道必先立體統然後朝廷尊而治道得矣臯陶之戒叢脞於元首文王之罔敢知于庶獄此亦出於存體統之意歟漢文帝之親問錢穀唐太宗之身兼將相皆未免失體統而能享治平者何歟光武明愼政體而摠攬權綱玄宗不應姚崇而仰視殿屋其爲識體統則同而治亂之相懸何歟自五代迄宋能立體統而致治者亦可歷指而詳言之歟予以否德叨承丕基夙夜孜孜勵精圖治制度文爲率

由舊章設官分職各有統領欲使無相侵踰以尊國體而奈何體統之不嚴日以益甚百隷怠官而玩愒成習綱紀解弛而庶事頹墮等威不明上下漸至陵替命令不行中外徒事姑息國勢委靡莫可收拾此由世道日下人各異心而然耶抑乎為治之道未得其要而然耶何以則體統立而朝廷尊以臻隆古之治歟子大夫必有明於治體者其各悉著于篇乎將親覽而採擇焉

協兒赴北幕臨别書贈

昔我王考當　宣廟朝以吏部郎奉使耽羅甫反

命卽出爲高山驛丞實萬曆壬寅歲也翌年坐事罷
歸越二年乙巳又出爲鏡城通判又踰年而罷今汝
亦以吏部郎承 命廉察嶺南還 朝纔數月而旋
出爲北營評事汝之年過王考高山時二歲而不及
鏡城時僅一歲耳事若有相符者亦異矣然驛丞職
郵傳通判掌米鹽其爲任至卑屑也王考嘗重忤當
路爲其所修郄故以是絀而困之今評事固兵使一
幕官也而自 先朝重其選必妙簡近臣之負一時
峻望者以畀之實兼彈壓咨度之權官雖卑而其責
甚重夫以我王考之冠冕一世而猶不免挫擾斥奔

處非其地則況汝之眇末而膺玆選任於汝可謂榮
矣奚暇論驅馳之遠羈旅之苦哉前此爲是任者
朝家以其有病毋許改者相續也汝亦有母病積年
阽危常懍懍朝夕此固同朝之所通知　聖上亦嘗
有有病親勿遣之命而汝獨不得免焉知舊多以此
爲言而顧亦有不然者王考之赴北也上有二尊人
在堂年齡且高所後母李夫人惟王考是依其情理
可謂切矣余少侍王考嘗言吾之衰白太早由於離
親遠遊之多時也以王考情理之如此而猶割慈遠
赴汝既策名登朝身非我有則何敢以此爲辭乎今

余之所望於汝與汝之所宜自勉者唯在於以王考之所已行者爲法也王考在高山日有詩曰除却燒香讀書外更無餘事可娛身觀此則其所存可知已是以處驛館二年日取朱夫子小學矻矻課讀得力最專余自幼在王考膝下竊瞷其平居日用言行鮮有不合於此書者雖末終樹立之大至於軒天地曜日月而其本末始不由於此也至其鏡城事則月汀尹先生贈王考序有云兵使以下厨傳皆通判辦之始意某甫以舊從官自處不肯低首下心而某甫乃不然承上接下殫誠任赤俱得其驩心云厨傳供辦

雖非評事之事若其承上接下之道亦何異焉今汝之任能一遵王考遺矩專精經籍澡雪身心有以長其德慧術智而其所增益不獨在於諳委邊事昌大文氣而已則今日此行未必不爲汝玉成之地而亦可以無愧於先烈矣余於　先朝亦嘗銜委北路道途所歷率多王考留跡之地誠有所不勝其愴慕者矣然余行有程限雄城以北未及遍尋至今以爲恨今汝之所徃卽王考之桐鄉也其山川風土良物謠俗無非王考聲光之所被咳唾之所遺而汝皆得以撫循而周覽矣又嘗聞北方人士爲王考建祠以爲

俎豆之所想汝瞻謁彷徨於斯興感起慕當必倍之於此可不思所以嗣述之道乎嗚呼記王考晩節每自傷生丁衰季慨然於俗情時事之日益危險而猶有望於後嗣之重逢盛際也至今數十年間時勢之杌隉世路之險巇視王考時又不翅百倍無以副王考之期望則豈非重可傷也凡爲後嗣只得謹守先訓以不失忠義文獻之傳可也至於倘來之榮辱外至之毁譽一切任之而已何足以介乎中也因汝之行竊有所感于懷並書此以贈汝其勉之哉

遺戒 六則

余位躋三事年踰六旬受 命而死無復可恨而第有所恨者被 三朝罔極之恩無絲毫報效終陷大僇孤負願忠之志此一恨也自少有志於學好觀義理書至老亦未敢忘此志而由其庸懦因循不能一日實用其力終於無所聞而死此二恨也雖早出世路而實少宦情性且好山水每思休官就閒送老於寂寞之濱嘗營茅棟於白雲山中意實在此而拘牽韁鎖竟未遂初服此三恨也此不可不使汝曹知之故書以示之

余適當艱危之日久叨匪據弘濟之責本非所堪瘝

官病 國之罪固不可勝贖而若其愛 君一念自
謂可質神鬼及至今日區區此心亦無以自白惟當
蘄知於後世之子雲耳
先祖考臨終嘗以喪祭從儉有遺戒余之無狀固不
及先祖萬一而况今得罪 君父忝累先德尤不可
自同無故之人喪祭凡事務從儉約毋得少有踰濫
以遵余此志
吾家喪祭之禮有違於古禮者頗多先祖考每以先
世行之既久難於率意釐改爲教而亦嘗有其中不
可不改者則後孫可以量度而改之之教矣凡事久

則當變不可一向膠守今余之喪喪祭諸禮除古今異宜財力不逮者外一從喪禮備要以行之

墓道石役固不宜過爲侈大以效弊習而先祖考神道亦因治命不得立碑今余之墓只樹短表且埋誌石略記世系生卒履歷毋得張皇文字以取人譏笑

余素無才德徒以憑藉先蔭厚蒙 國恩竊位踰分自速釁孽今日之事無非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雖悔曷及凡我子孫宜以我爲戒常存謙退之志仕宦則避遠顯要居家則力行恭儉至於愼交游簡言議一遵先世遺矩以爲禔身保家之地至佳至

佳諸孫之名今以謙字命之者卽此意也古人云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絶汝輩果能勤誨諸兒終不失忠孝文獻之傳則持守門戶不必在於科第仕宦矣

己巳四月初七日文谷翁書與子昌集昌協昌翕昌業昌緝待諸孫成長亦以此紙傳示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雜咏外

卄